

## 《沧桑拾遗》（四十一至五十）

（柬埔寨回忆录系列）

编者按：

老牛（吴长桂）凭其惊人的记忆力，在移民美丽的花都（巴黎）后，写下了《沧桑拾遗》（1—63篇），展示了上世纪中叶前后柬埔寨华侨社会的文化教育、商情民俗、医疗康体、创报结社等等的人和事，文笔流畅，情节生动，鲜有所闻，史料极为珍贵，值得收藏。

作者简介：

老牛，原名吴长桂（吴春荣），祖籍广东揭阳，生于柬埔寨金边市。青年时期曾就读于首都金边华文最高学府“端华中学”，为该校专修（高中）班第三届毕业生。曾任柬埔寨《棉华日报》和泰国《新中原报》编辑。现居巴黎。

广西大学陈雅灵教授《汉河与溪流——中国与东盟语言文化论丛》（作者：陈雅灵//出版社：经济管理出版社//出版时间：2012-06-01//ISBN：9787509619957）书中提及柬埔寨文学，将“老牛的十八乐章”作者说成是“郑书平”（该篇原话：“柬埔寨郑书平的《沧桑拾遗》”）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。

《沧桑拾遗》作者“老牛”不是郑书平，而是吴长桂。

### （四十一）

各奔前程 三年同窗 情虽相依终惜别 另寻  
出路 数载心血 时不我予尽东流

专修毕业前夕，那是同学们最为兴奋、喜悦，而又彷徨、苦恼的时刻。喜悦的是经过三年刻苦努力，总算完成一个阶段的学程，可是与此同时，相处三年的同窗好友，从此就要分道扬镳，各奔前程，总是依依不舍。毕竟三年同窗，虽不敢说彼此亲如兄弟姐妹，但曾共同度过一段美好的日子，让人难以忘怀。想当年，在学习小组里一起讨论交流，互助互补，共同提高；空闲时天南地北，有说有笑，无拘无束；球场

上你争我夺，比技术、斗体力，个个生龙活虎；郊游中，你唱歌、我跳舞，你吹着口琴、我弹着吉他，悠扬悦耳的歌声，轻盈美妙的舞姿，历历就在眼前；还有女同学们在每次的旅行中，或联欢会上大显身手，“高超”的厨艺，让大伙享尽口福；……那轻松愉快，称心如意，多姿多彩的生活片段真让人回味无穷，那充满青春活力的情景，令人多么向往。

专修毕业虽不至于就是失业，但学员们能够自由选择的出路不多。极大部分在校方安排下，走上教育岗位；少部分回国升学，或再学外语；也有部分学员因父母年事已高，不得不继承家业，“下海”从商。因大家选择的职业不尽相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环境的变迁，个人的思想和观念产生不同程度的差异。这原也十分正常，社会是多元化的，在不同的社会领域生活、工作和发展的同学，不可能永远“保持一致”。即使如此，平心而论，绝大多数同学在毕业多年后，其原则立场基本上是不变的，其生活作风也还是正派的。但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，特别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，高棉华人社会左派势力空前膨胀，左倾思潮笼罩整个华社，以致某些从事教育工作者的人，错误地把从商者都当成“投机份子”、“落后份子”，有一些感情本是要好的同学，因职业的差异，变得十分陌生，亲密无间的友情，也渐渐经不起时间的考验。

当年，隆重的毕业典礼一结束，我就怀着轻轻松松的心情，自由自在地离开了生活了十五年的校园。既不想跟训导处联系，也不想接受班主任的安排。因为我心里非常明白，自己从小养成自主独立的个性，既不想看人眼色，更不想任人指挥和摆布。而在那“红”字当头的年代，想顺利地进入教育界，就必须绝对服从训导处的分配，因为只有训导处才对学生的品德行为和政治倾向洞察秋毫，从而会为其安排“适当的”位置。而我是个只求“专”不求“红”的学生，操行永远最多只能被评在“中上”这个等级，就算学业成绩如何突出，也难登上“优良学生”宝座。而心里更清楚，长期养成的叛逆性格绝不是训导处“培养”的对象，如果“服从分配”进入教育界，根本难有作为，更难梦想拥有宽阔、美好的前途。

说句心里话，“教书”这行业，我也并非绝对排斥。想当年，还在读专一的时期，因机缘巧合，在朋友介绍下，进入建华夜校担任中文

教师，一直工作了整整三年。专修毕业后，几位好友通力合作，把夜校办得有声有色，拥有十七位教师和四百多名学生，成绩相当可观。由于学生迅速增加，师资相对缺乏，我们只好向林宏毅主任求援，给我们安排一些家庭环境较为困难、需要经济收入的在读学生进入夜校兼职，一来加强师资队伍，也让困难学生减轻家庭负担。我们的建议深获林主任的支持，先后安排许多在读同学参与我们的工作。

夜学补习班有了优异的成绩，让我们增强办学的信心和意念。在潘木光、李世雄等同事的建议下，大伙有了一定的共识，希望在不久的将来，资金充裕、条件许可的前提下，携手合作，创办一间中文学校。当时黄岸然、方汉武和我对此构思倍加支持，因为那是自己的事业，我们可以自己掌握命运，根据现实需求和环境变迁开创一条崭新的道路。可惜，后来因政局变化，全柬华校被封，我们构思的一段美好愿景，完全破灭，几年的心血也付诸东流。

正是：各奔前程，三年同窗，情虽相依终惜别；另寻出路，数载心血，时不我予尽东流。

## （四十二）

施医赠药 先侨义举开善业 济世救人 中院仁  
风续慈航

谈到高棉华人社会发展史，就不能不提到曾经为华侨华人与当地人民作出巨大贡献的慈善机构——中华医院。

“中华医院”座落于金边西南区的莫尼旺大道，它的前身为“中华施医赠药所”。“施医”和“赠药”乃人世间的善举，顾名思义，“中华施医赠药所”是一慈善公益机构。这所金边最早期的慈善机构，创建于清道光元年（公元1820年）。其时大清王朝正从盛世逐步衰落，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敲开了满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。广东、福建、海南等沿海地区居民开始漂洋过海、背井离乡，移居南洋各地。中国移民初抵异域，既无本国政府保护，也难获侨

居国当局扶掖，唯有同舟共济，自力更生，自求多福。于是便有会馆、宗祠、同乡会、行业公所……等组织的设立。而救济病侨更是各互助团体当务之急。于是在热心人士推动下，一所服务贫苦侨胞的慈善机构终于诞生。

1895年，金边潮州会馆正式创立。为健全“中华施医赠药所”，以便更好造福金边侨民，潮州会馆联合广肇、福建、客家、海南等帮会，在郊区筹建病舍。此时仍以中医药为病人服务，到二十世纪初叶，才开始聘请一些兼职的柬人西医。当年医务所十分简陋，一排曲尺形的平房，包括门诊和病房。

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国内爆发内战，硝烟四起，沿海居民大批逃亡海外。“新唐”的大量涌入，使金边华侨人口暴增，已达四十万人之众。他们大多数蜗居在卫生条件十分恶劣的菜园区，成为菜农、肩挑小贩、商店杂役、工厂学徒、码头苦力、小手工业者……，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。过度操劳加上恶劣环境，不少人因而病魔缠身，苦不堪言。面对华侨病黎日益递增，“中华施医赠药所”的规模已难以满足需求，在“五帮公所”的呼吁和领导下，获得各界热心人士的响应和支持，逐步扩大服务范围，并改名为“中华医院”。

“中华医院”虽属华侨公办，但因非当地国立机构，在政府看来，便属私立性质，因此难以得到卫生部门人力、物力和财力的支助，故不但缺乏医生、护士等专业人才，在医疗设备上也相对落后，自然也就影响当年“中院”的服务素质。直至1958年中柬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，金边华侨社会发生巨大变动，在文化、教育机构先后掌控在进步人士手里的同时，要求“中院”彻底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。在这历史的转折点，在那大好的形势下，终于由各界爱国侨领组成“中华医院董事会”正式接管“中华医院”的最高权力。院里的日常运作也由新成立的“院委会”全权主导。从此一个暂新的、脱胎换骨的“新中院”呈现在人们眼前。

往日的“中院”，由于缺乏自己的医务人员，服务素质远非理想。为改变这一落后面貌，必须给“新中院”注入一股新的血液。在扩建医院的同时，更确定办院的方针，为更好服务病患，再也不能仅仅依靠少数柬籍兼职医生，必须拥有自己的华人医生。终于在中国驻柬大使馆的关怀和帮助下，1959年经董事会决议，

## (四十三)

无私奉献 医护人员任劳任怨 鼎力支持 热心  
侨众出力出钱

院委会推荐、保送五位资深护士到北京学医，林志强学内科、洪玉华儿科、曹红玉产科、许智昭外科、伍淑英五官科。这五位从未上过护士学校的护士，自然不能按照正规方法学医，他们直接投入临床实习，由本科医生专职指导，晚间学理论。1960年，五位医生学成归来积极投入自身的岗位，把平生所学服务于广大病侨，他们可贵的精神深获广大侨胞的赞许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“中院”的规模日趋完善，中国政府为了支持这所慈善机构，先后赠送各类有关医疗设备，如X光透视机、外科手术仪器、产房用具、消毒蒸汽炉……等，使“中院”朝正规医院发展。由于医疗器具完备，服务态度认真负责，医疗效果迅速提高，深受社会各界人士所欢迎。这期间，除华人群众经常到这里求医外，其他族裔也闻名而至，医生们秉承治病救人的精神，对各族病人一视同仁，尽心尽力为其服务。由于求诊人数日益增多，服务对象越来越广，原来有限空间不敷应用，扩建“中院”迫在眉睫。此时适逢郊区波士东义地被政府军部征用，义地被迫迁往贡武，在华侨代表极力争取下，军部将原潮州义地靠近公路的一幅土地拨归“中院”所有。于是董事会决定筹建新院，经董事会奔走募捐，各界热心人士慷慨解囊，金边“中华医院”新院终于1968年顺利落成，这是柬华社会的一件大事。

从“中华施医赠药所”到“中华医院”新院落成，历经一百多年的沧桑，几代人的心血，坎坷曲折的路程，体现华侨华人在异国他乡团结互助、艰苦奋斗、勇敢上进、追求理想的崇高精神。只可惜，1975年4月17日，在红色高棉、波尔布特的统治下，“中华医院”与千千万万高棉人民和华侨子弟同样遭受残酷的命运。

正是：施医赠药，先侨义举开善业；济世救人，中院仁风续慈航。

从1820年“中华施医赠药所”的创立，到“中华医院”新院顺利落成，中院历经了一个多世纪漫长路程。它与高棉华侨、华人共同度过法殖民主义者的百年统治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占岁月，它有幸在十七年施哈努亲王和平建设的美好年代中得到迅速的发展，也不幸于1970年3月18日开始，在龙奈——施里玛德右派军人统治下，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。虽然经历一场又一场的灾难，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，但中院仍然坚强地屹立，不因政局的变更而倒下，一以贯之，从没停止她那神圣的工作。无论在任何时期，热心人士的大力支持，医护人员的无私奉献，让中院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动人感人的奇迹，缔造了一段又一段辉煌灿烂的历史。她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，从只有几间简陋的病室，到一座座、一排排设备齐全的病房，几百位医护人员全天候为广大群众服务，这一切非凡的成就，充分体现和见证了高棉华侨华人在异国他乡刻苦奋斗、齐心协力、互助互爱的可贵精神。

据曾任职于中院多年，现居加拿大好友“闻鸣”兄所述：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，中院因经费不足，医疗设备简陋，缺乏专业人才，聘请不到相关医生，没有足够医护人员，况组织松散，管理不善，直接影响服务素质。侨胞们普遍认为中院只是一所变相善堂，对于已经到了难以医治的病患，这间“善终医所”正是最好的归宿，病人可以在那里度过最后的日子。

直到1958年秋，中棉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，施哈努亲王执行亲中的外交政策，视中国为首号朋友，处此大好形势，正为华侨提供有利条件，一批进步的爱国侨领顺利接管中院最高领导权，并在中国驻柬大使馆支持和帮助下，保送五位资深医护人员回国深造。中国政府还先后赠送中院大批医疗器材。这时期，中院医务人员更是人才济济，除五位后来学成归来的医生外，还礼聘众多柬籍医学博士常驻医院，随时为病患服务，其中包括：内科兼产科主任毕利春博士，心脏兼儿科主任金然博士，肺科主任英沙甘医生（六八年之后由留苏返柬的病通

安医生接替），其他先后任职的还有苏炳通博士、乔森满、乔文、迪波多……等医生。中医和中成药部则礼聘黄步让和王慕英两位中医师主理。加上近百位护理人员，“中华医院”可说名噪一时。由于医疗设备齐全，医师们医术精湛，工作人员服务态度认真负责，除华人群众经常到此求医外，不少柬、越民众也慕名而来。院方秉持“治病救人”的人道精神，对各方病患一视同仁，悉心医治，因此深受社会各界人士的欢迎和赞许。

中院还经常派人远赴“薄波集中营”，向身陷营中的难侨们，伸出援手，拯救他们于危难之中。“薄波集中营”，是高棉内政部设于磅通省原始森林中的一座暗无天日的牢狱。贫困的侨胞如果没有缴纳身份证税、或因赌博、抽鸦片等触犯刑事条例，一律递解“薄波”终身流放。而“薄波”乃属瘴厉疫肆之区，生活条件极为恶劣，数以千计的难侨经不起长期折磨而葬身于此，成为原始森林中的孤魂野鬼。中院为接济这些难侨，每月都派专人专车运送大批干粮、衣物、药品至此，解决难侨们的燃眉之急，充分体现“血浓于水”的同胞爱。

院方领导在新院落成之前，未雨绸缪，有计划提前招募培训多批护士，且事先安排实习。新院开幕时，院务顺利展开，如期运作，井井有序。此时，新、旧两院工作和医务人员总数高达二百余人，护士人数就有一百八十多位，病房三百多间，各主要科门诊齐备：内科、外科、儿科、产科、五官科和中医部，每天挂号名额都在二百多名以上。医院还设有耆老住院部门，收容单身孤寡病患，特别是长期患病的老华侨，他们在此棲身，宛如置身于一座充满温馨的养老院之中。

由于医院经费有限，历来都须厉行节约，除了机构精简，华人医职员工薪金待遇普遍都低于其它同类机构。如护士们的待遇，以 1963 年培训班为例，当时的实习护士月薪只有二百柬元，正职护士则由四百元按年资分别递升至一千二百元。薪酬只有私人医务所或市立医院的一半左右。但医职人员都抱着为广大病患服务，为侨社做好事的决心，而任劳任怨地工作。其中不少护士都是初出校门的中学生，部分更是富裕家庭的千金小姐，她们不计待遇低微，不怕工作辛苦，真心实意当个为侨民服务的“白衣天使”的精神，十分难能可贵。许多病患经中院治疗，身心得以迅速康复，护士们的

悉心护理和温馨关怀功不可没。护士们美丽、可爱的形象，热情洋溢的服务态度，充满爱心的高贵品质，获得人们的钦佩和赞赏，也为中院璀璨的历史留下一笔浓墨重彩。

中院是一所公立慈善机构，看病、留医、住院、孕妇检查、产妇产生……均免收费用，虽医务人员凭着一股热情为群众服务，而领取极低的工资，但各项庞大开销仍给院方巨大负担和压力，因此解决经费来源一直是院方领导的重责大任。捐赠经费主要来自侨社各界善心人士、殷商巨贾，也有不少病患或产妇出院时，都自发地按本身能力捐钱回报院方。更重要的是历届董事会大力推动侨界以认捐方式定期捐款，确保医院能正常运作。金边各大商户、厂家、公司、企业及各省市商界热心慷慨解囊，侨胞们的善举宛如股股甘泉，汇成浩浩慈海，让中院这艘高棉华侨、华人慈善事业的百年旗舰，得以乘风破浪，不断前进！

正是：无私奉献，医护人员任劳任怨；鼎力支持，热心侨众出力出钱。

## (四十五)

危机骤至 几许艰辛总坚持  
噩运难逃 百年事业成历史

1967年，高棉政局发生重大变化，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影响下，高棉左派份子活动频繁，直接冲击施哈努克亲王的统治根基。亲王为防患未然，开始削弱左派力量，继“柬中友好协会”被封，福财领导的大学生联合会不少精英份子被捕，接着所有华文报纸被勒令停刊。政府内阁也彻底改组，亲美的龙奈将军出任首相兼国防部长，掌控了国家军政大权。

1970年3月18日，龙奈在美国唆使下，调集军队，掌控了金边市，并在当天召开的国会上，强行通过罢黜施哈努克亲王国家元首之职，一场政变终于在金边爆发。突变的形势，迫使施哈努克亲王在北京的大力支持下，联合赤柬组成流亡政府。至此，高棉正式被卷入越战漩涡，高棉人民和四十万华侨、华人从此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下。

龙奈的政变，高棉政局的转向，给左倾的柬华侨社带来巨大的震撼。右派军人集团马上下令封闭所有华文学校，不少体育会也先后停止活动。而“中华医院”也注定难免发生重大的变更。

二战前后，柬华社会基本上为国府所控制。在法殖民统治时期，他们作为当局的代言人，全权管理侨界各会馆、宗祠、公所、学校……等，“中华医院”也在他们掌控之中。高棉独立后，特别是中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，过去处于地下活动的左翼人士，纷纷浮出水面，并先后接管上述各机构。“三·一八”政变后，由于龙奈执行反共亲美政策，柬华左翼人士面对严峻的形势，迫使他们采取断然措施，不少教育界人士、新闻从业者、侨团负责人。纷纷从公开场合退隐，其中不少左翼精英转入战区，投身于革命的队伍。

据“闻鸣”兄所述，此时的中院遭受的冲击尤为巨大。赴华学医归来的五位医生，就有三位离职。更多护理人员随着政局的恶化，先后“消失”。连行政核心人物，院委主任也一

早不知去向，七位院委顿时少了三位，院内群龙无首，一片混乱。处此紧急关头，余下的行政人员，临危受命，根据董事会决议，在原有架构上重新物色人选，递补空缺。医院能否正常运作，取决于有无足够驻诊医生，在院方要求下，各立案医师应急回院，积极投入工作的同时，还增加诊病和巡房时间，而增聘医师填补空缺更是燃眉之急。当时内科由蔡汉文医生负责；其他还有外科林淑卿医生；妇、产科毕利春医生主持，日常门诊空缺则由资深助产士陈琴递补。而护理人员严重缺乏的情况下，幸而新一期护士培训班学习期满，正式投入工作。董事会还新聘一位王姓院委主任坐镇。王主任是位热心人，除工作积极，认真负责外，且能虚心请教熟悉院务的老职员，故中院在上下通力合作下，总算能顺利运作，逐渐度过困境。

由于不少医护人员的离职，带给医院业务的冲击，虽经董事会和院委领导的努力，得以顺利解决这突如其来的危机，但也引起当局有关部门的注意。特别是右翼报章推波助澜，借题发挥，有目的地报导中院的“负面新闻”，说中院是越共的“庇护所”，院内人员经常把政府管制的药物暗中转供越共，因而有关部门对院方所需药物严加管制，给医院的运作带来极大的困扰和麻烦。

这期间，龙奈政府有关机构曾一度想接管中院。但因这是一所慈善机构，看病、医疗、住院……等一切都是免费，一旦接管，庞大的开销将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负担，这种“赔本生意”绝不是贪污腐败的政府官员所愿意干的“蠢事”，故只好打消接收中院的念头。不久，“中院”董事会换届，亲台人士重新掌控院政，由谭姓院董主理，一度还准备物色人选赴台培训，后因条件所限，未能成行。

自南越战火蔓延至高棉，赤柬在越共的帮助下，势力不断坐大，广大的农村，偏远的山区已成他们的势力范围。为了逃避战火的吞噬，善良、无辜的百姓纷纷涌入大小城市。原有四十万人口的金边市，突然暴增至近二百万人。密集的人口给这座孤城造成巨大的压力，市民们的衣、食、住、行都成难题。面对如此艰难的困境，中院也在苦苦挣扎着，但二百多位医护人员肩负着神圣的使命，仍然与侨胞们共进退，共患难，一如既往日夜坚守岗位。

令人感慨的是，这所曾经在左派人士掌控之下，为越共、柬共、“华运”做过贡献、培训过许多医护人员的慈善机构，还有在院内服务的众多医护人员，在赤柬进入金边后，居然一样难逃噩运。

正是：危机骤至，几许艰辛总坚持；噩运难逃，百年事业成历史。

## （四十六）

学贯中柬 成就文化桥梁 功在两邦  
心怀人民 献身革命理想 魂归何处

中棉建交后，两国友好关系一日千里。大好形势下，华文学校蓬勃发展的同时，华侨子弟为适应环境需求，学习柬文的风气也日益高涨，华人主办的柬文学校像雨后春笋般涌现。当时办得较成功的有：陈绿野、陈志坚、许慈庭、梁炳光等创办的“拉达那基里”，陈世敏的“碧岑”、黄振松的“友谊”，还有钟先定、胡炳南合作主持的“啟文”等。这些主办人对中柬双语都深有研究，且都是极有经验的办学人才。

此外，这期间，华侨社会也涌现一批对中柬双语颇有研究心得的人士：江秀音、陈瑶仙、伍书锦、陈世微、徐锦英、林德大、陈孔祥、夏之初……等。这些人才，有些先后参与中国援柬工程或中国驻柬机构的翻译工作，部分还回国担任各有关部门的翻译员。其中有几位相当出色，深获人们的赞许。

江秀音在端华初中毕业后，专门攻读柬文，成绩优异，曾参与中国援柬机构翻译工作，并主持柬埔寨电台潮语节目。后期任教端华中学柬文科，由于工作认真负责，深得学生敬重和爱戴。胡炳南不但是“啟文”柬校主持人，还是“工学体育会”创会人之一，曾为“工商日报”排字部主将。陈孔祥是我初中时期的班长，毕业前夕，因工作需要而中途辍学，前往担任中国援柬专家组翻译员，后期在“工商日

报”任官方记者。林德大除开办柬文夜学补习班外，还以“林丁”为名编译一部“柬华字典”，面世后，获各界人士高度评价。编译柬华字典的还有夏之初。

当年精通中柬双语的人才不胜枚举，但陈世敏、陈绿野所取得的成就和在华人社会中的名气较为突出，他们在教育界和翻译界所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。

陈世敏毕业于端华初中第十届，学生时期已是文艺活动尖子，不但能歌善舞，在篮球场上、在乒乓枱边，也都不时留下他的身影。他能说会道，演讲台是他显露才华的平台。由于交遊广阔、热情好客，人缘极佳。初中毕业后，曾先后在“湄江日报”和“工商日报”担任记者和翻译员。夜间还组办青年柬文学习班。历经多年，由于刻苦学习、勤于钻研柬埔寨文学而取得巨大成就。随后参加了中国经济代表团翻译工作。中棉建交后，他受聘担任王国政府访华代表团翻译员，多次随施哈努克亲王访问北京，并荣获中国领导人接见。期间还负责中国驻柬机构推荐下，出任北京外语学院柬文讲师，专门为中国培养柬语专业人才。在华期间，深得中国政府器重，授以专家级礼遇。1962年，任期圆满回归柬埔寨，随即被林宏毅主任识赏，邀请出任端华中学柬文讲师。并自创“碧岑”柬文学校，成绩斐然。龙奈政变后，弃文从商。1975年4月17日赤柬攻佔金边，他与千千万万的高棉人和华侨同样经历一场暗无天日的悲惨岁月。幸而于1980年逃出生天，以难民身份移居英国伦敦。由于名声远播，加上学习外语的天分，终于被聘为东方学院讲师，直至退休。不幸于2007年3月20日因病与世长辞，享年75岁。世敏的一生奉献于翻译和教育事业，桃李芬芳，高棉、中国、英国到处都有他培养出来的优秀弟子。

陈绿野出生于华裔家庭。少年时期在桔井进盒村长大。孩提时与土著孩子打成一片，对当地下层百姓的生活有深刻了解，对他们的遭遇和苦难深为同情，一种改变社会现状的理想也因此逐渐形成。绿野自幼养成阅读习惯，特别喜爱宣扬进步思想，揭露社会黑暗的书籍。他善于钻研、深入探讨，让他的学识突飞猛进。虽进入正规学校的时间不长，但通过不断自修，却获得丰硕成果。特别在中、柬双语都造诣颇

深。成年后，前往金边闯世界。由于表现突出，被安排进入中国援柬电台当翻译员。一面工作，一面学习中，争取业余时间翻译多部中文小说。期间还频繁参加各类社交活动，让他认识教育界和新闻界众多高级知识分子。特别结交了胡琳、胡润……等左派政府官员。在他们影响下，思想更臻成熟，于是与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合办“拉达那基里”柬文学校，作为培养华人柬语人才和宣扬进步思想的阵地。这所柬文学校由于师资优异、教学认真，要求严格，学员们都学有所成，部分更不负众望成为优秀的柬语人才。绿野是一位充满激情的进步青年。当年参加翻译工作，因表现突出深受有关部门赏识，本来准备与其初恋情人，也是他共同工作多年的同事一起前往中国当翻译员。可是在理想与爱情难以取舍的情况下，经过长时间思想斗争，终因浓厚的乡土感情和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，决定与心爱的人分手，继续留在柬埔寨发展他的事业。事过情迁，近十年的流光匆匆而逝，绿野终于在“拉达那基里”找到他心爱的另一半——他的学生，也是我初中时期的同学陈杏萍。杏萍是我班的大美人，说话轻声细语，娓娓动听。但性格坚毅，作风严肃，生活简朴，虽出身富裕家庭，却自愿到公立的中华医院担任护士。他与绿野的结合，可说男才女貌，天作之合。非常可惜，龙奈的政变，冲击了他们美满幸福的生活，杏萍也跟随绿野进入丛林战区，去追求他们美丽的愿景。闻说，75年，赤柬胜利后，由于绿野温和的革命路线，与波尔布特之流背道而驰，结果难容于魔鬼的政权，双双牺牲在“革命同志”的屠刀下。杏萍同学抱着初生婴儿的照片，至今还遗留在金边 S21 大屠杀博物馆的墙壁上。

正是：学贯中柬，成就文化桥梁，功在两邦；  
心怀人民，献身革命理想，魂归何处？

有幸融入 棉华报社温馨家庭  
从头道来 柬华报业发展历史

1965年元旦过后第二天，我走进棉华日报的大门，正式成为报社一员。虽然在此之前已经参加了棉华篮球队，且已历时五年，早已对“棉华”产生了深厚的感情，可还谈不上对它深入了解。自参与编辑部工作后，渐渐融入这个温馨、和睦、充满蓬勃生机和青春活力的大家庭中，对它有更进一步认识。近三年的集体生活，同事们一起工作、学习、交流、讨论、互相帮助，共同提高思想认识和业务水平，大家宛如兄弟姐妹般的友情，是何等真挚和珍贵。那一幕一幕的生活片段，在我脑海中经已烙印下难以磨灭的记忆。领导们的信任和照顾，让我内心充满温暖，特别是总编辑永青兄对我关怀备至，令我毕生难忘。前辈们丰富的经历，走过的人生道路崎岖曲折，他们的故事既精彩动人，更充满传奇色彩。他们还给我讲述了许多报界的轶事和介绍柬华报业的发展历程。

据前辈们回忆和有关史料记载：二战之前，高棉华社还没有一份日报，侨胞们要阅读报刊，必须通过金边代理书局订阅西堤出版的华文刊物。当年西贡的“远东日报”由于新闻报道快捷，副刊内容丰富，最受侨胞们欢迎。直至四十年代初，金边才出现“播音台”、“大中报”、“华商报”等几份不定期的小型报刊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翌年五月份，由部分进步人士合资创办高棉历史上第一份中文日报——“现实日报”。现实日报是一份宣扬爱国思想，激励侨胞爱国热情，反映社会现实，促进社会革新的进步报刊。现实日报的新闻主要采用“美联社”、“路透社”、“法新社”、“新华社”的电讯，同时转载香港、新加坡等进步报刊的文章，还经常发表维护侨胞形象、争取侨胞权益、促进侨胞团结、推广和发扬侨胞的福利事业的时评和社论，故深受广大侨胞欢迎。在华侨社会中颇具威望和影响力。也因此被国民党当局视为眼中钉。为抵消现实日报对侨社的影响，国府驻金边机构也于1947年7月创办其机关报“公言日报”，志在与现实日报分庭抗礼。可惜不受侨胞欢迎，销路不断下降，被迫于48年8月自动停刊。而当年法殖当局深怕现实日报的进步言论对其殖民统治带来

冲击，因此对现实日报诸多为难，对报社主要负责人加以迫害，不少精英在莫须有罪名下，被驱逐出境。最后，终于在1951年被彻底查封。在现实日报畅销时期，温先彬主办的“工商日报”和魏智勇创立的“湄江日报”也相继诞生，形成三报鼎足而立的局面。这是高棉独立前华文报业的黄金时代。

1953年11月9日，高棉王国宣告独立。独立后的王国政府，在施哈努亲王领导下，执行独立、中立、不结盟政策。这时期华文报纸就像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：亲左的、亲右的、中立的……，可说是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。直至1957年前后，出现的报纸有：华侨日报、金边日报、环球日报、救国日报、新生日报、中柬日报、亚洲日报、棉华日报、高棉午报、展望晚报、金边晚报……等十多家。1958年，中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，高棉华文报业也迎来了飞跃时期，日报、午报、晚报、周刊、月刊……琳琅满目，多如繁星，不胜枚举。

在芸芸众多报刊中，据我所知，也深有体会的是：“棉华日报”可说是万花丛中一点红，办得格外出色。无论报导国际形势，祖国发展、中棉交往、侨社动态……棉华日报都不遗余力。新闻报导翔实及时，副刊内容包罗万象，多姿多彩。因此许多学生、教师、工人、店员、小贩、商人都是他的忠诚读者，每日销路高达近万份。在只有四十万华侨的小天地里，拥有如此骄人成绩，实是十分难能可贵。

棉华日报是由许多进步侨领和人士合力创办的。当年发起人有：李悦书、黄盛遭、蔡樑铿、姚鹤涛、江文奇、罗少荣、邱成章、郭芝勤、潘丙、张乔、张裕厚……等人。报社组成后，于1956年7月30日创刊。办报宗旨是支持和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发展中棉友好关系，致力侨社团结，鼓励侨胞发展，支持侨教事业，开展华侨福利工作，极力维护华侨正当权益。由于宗旨明确、贯彻认真，深获侨胞们大力支持和高度评价，进展十分顺利。

在棉华日报蓬勃发展期间，还出现一些其他寿命较短的日报、周刊和月刊。如：“文潮报”、“热风报”、“骨子报”、“塔山报”、“新报”、“真报”、“新风”、“湄河潮”、“柬埔寨知识”等。

经过一番竞争淘汰，最后尚存的，除棉华日报外，尚有工商日报、湄江日报、生活午报。直至1967年9月13日，高棉王国风云突变，右倾的政治风暴席卷和平之岛，善变的施哈努亲王终于勒令查封所有华文报刊。但不可否认，从1958年到1967年这十年既是中柬友好的蜜月期，也是柬华新闻文化事业最辉煌灿烂的时期。

华文报社被查封后，施哈努亲王为迎合高棉华人的需求，特命其王子纳拉迪波为社长和主编，出版了一份官方主办的中文报“柬埔寨日报”，作为其御用工具。1970年3月18日，龙奈发动政变，推翻施哈努亲王的统治，不久，“柬埔寨日报”被龙奈的亲信接受，遂改名为“柬救国日报”，成为官方的喉舌。

正是：有幸融入，棉华报社温馨家庭；从头道来，柬华报业发展历史。

## （ 四十八 ）

老总垂青 得兼编辑世窗版  
名家到访 有幸结识周庆陶

进入棉华日报当天，总编辑林永青兄安排我负责资料室工作。棉华资料室是一个近三十平方米的大房间。除各类书籍外，还保存每天出版的报纸，到月底装订成一本大月刊，供记者和编辑们查阅。资料室还要收集中国大陆的人民日报、香港的文汇报、大公报、新晚报以及本地兄弟报社所刊登的重要资讯，加以详尽地分门别类。中国栏目下分为：政治、军事、外交、经济、贸易、文化、科技、体育、艺术……等小栏目。外交栏目是资料室搜集的重点，包括：中苏、中美、中日、中欧、中越、中朝、中亚、中非……等。世界栏目主要有苏联、美国、东欧、西欧、中东、亚太、非洲、拉美等。当年正处越战期间，故越南栏目更是重中之重。从胡志明、范文同、武元甲、阮友寿、黄进发、阮氏萍到吴廷炎、吴廷儒、阮文绍、阮高奇……等，从南北越国家领导人的动态，到中越关系的发展，从中美在越南战场上暗中交锋，到美机对北越的狂轰滥炸，从美国战机被共军击落，到越南南方人民在解放阵线领导下，开展游击战争的英勇事迹及取得的伟大胜利……这一切资讯都是必须保存的重要资料。

1965年中，大约我进入棉华日报五个月后，也许是永青兄对我的厚爱，在我负责资料室的同时，又让我兼任副刊“世界之窗”版的编辑工作。“世界之窗”顾名思义，读者们从这个窗口将能窥见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政治动向、军事实力、经济发展、外交倾向、文化特色、风土人情……，特别是与中国的外交关系。在这个版面上，我最欣赏和喜爱的是棉华日报巴黎特约通讯员“柳门”先生的文章。他经常给读者们介绍法国特别是巴黎的点点滴滴。从政治人物到科技天才、从哲学先驱到历代文豪、从艺术领域到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报刊、从工人罢工到议会争斗、校园动态、从庄严肃穆的千年古刹到宏伟新颖的近代建筑、……等。在他笔下，都能描绘出一段段精彩绝伦的故事、一幅幅美丽动人的画卷。柳门的作品文字精简圆练，题材包罗万象，内容深入浅出，立论精辟明透，主题健康而意义深长，让人读后不但增广见识，更感回味无穷。

“柳门”是周庆陶先生的笔名。他出生于越南书香世家，中学毕业后，怀着满腔热情回国升学，并以优异成绩考进北京师范大学，专攻英、法双语，还兼学世界语。毕业后，南下广西，任教广西师范学院。由于精通中、英、法各国文字，经他栽培成就的学生不计其数，许多都是出类拔萃的外语人才。1937年，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，周先生为免遭战火荼毒，逃难到西南方，抗战胜利前夕，辗转抵达国民政府陪都重庆，继续就读新闻学院。毕业后，即从事军事科技知识的翻译工作。1947年，国民党中央社巴黎分社成立，周先生被任命为分社主任。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，分社关闭，周先生拒绝前往台湾，从此定居于巴黎，并进入巴黎大学研究语言学。毕业后，在巴黎语言学院任教。期间，还从事科技知识翻译工作，并长期给东南亚各国华文报刊撰写法国和西方的见闻，介绍西方各国的政经动态、先进科学技术。在东南亚和欧洲的华人社会中享有极高的威望。老人家于1982年退休，95年走完人生的最后岁月。

曾记得，当我编辑“世界之窗”版几个月后的1965年秋，柳门先生前往香港探亲，顺道旅游柬埔寨。有朋自远方来，特别是我报的外国特约通讯员，自当力尽地主之谊，热情招待贵宾。为示隆重，当柳门先生抵达金边的第一天，在潘丙社长的带领下，全体编务人员特在华群大酒楼设宴为他接风。当天出席宴会的，除潘社长外，还有总编辑林永青，主笔杨文，采访主任周德高，国际版编辑黄森、江锦伟，地方版编辑朱达、郭亮天，副刊编辑卢雪梅和我。席间宾主交谈甚欢。柳门先生十分健谈，他不断称赞棉华日报是一份很有风格和立场的刊物，而四十岁的社长，三十六岁的总编辑，个个年轻有为，生龙活虎，更是前途无量。其实，当年柳门先生也只有五十岁左右，却经已名闻东南亚，他的文章不但在棉华日报刊出，更是香港文汇、大公两大报刊的长期撰稿人。柳门先生在造访棉华日报的第二天，潘社长还安排采访组同事陪同他畅游暹粒市，参观世界七大奇迹吾哥窟。几天的相处，棉华日报员工的盛情招待，千年古刹的绝世奇观……，让他留下深刻印象。回到巴黎后，他给我们寄来几篇“高棉印象记”的文章，对宏伟的吾哥窟叹为观止，对棉华全体编辑成员，更是佳评处处。

七十年代中，我在曼谷新中原报任编辑时，

他老人家还以“流莹”的笔名在该报发表文章，我又一次有幸能够编辑到他的作品，实是受益匪浅。76年底我抵达巴黎，翌年初春，曾特地前往拜访他老人家，大家相聚甚欢，热情的招待令我有宾至如归的感觉。他还不厌其详地给我这个初来甫到的年轻人介绍巴黎的故事，让我这个“新唐”对陌生的侨居国有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。

八十年代初，据说“欧洲时报”创刊前夕，当年报社主要负责人也曾前往请教这位老报人，听取了许多宝贵意见。

正是：老总垂青，得兼编辑“世窗版”；名家到访，有幸结识周庆陶。

## （ 四十九 ）

忆队友 鲜活往事有多少  
藉球赛 友谊桥梁通四方

1960年秋，我考进端华专修班。开课不久，就被体育主任江景浩老师挑选为学校男篮队员。我们“燎炬班”参加校队的还有倪宏楚、林和池和吴文正三位同学。初中时期，宏楚、和池和我都是篮球爱好者，也是各自的班级篮球队主力球员。吴文正来头更大，他是马德望国光学校的学生，是国光男篮校队首号射手，身手敏捷，能攻善守。职司前锋，冲锋陷阵时，快速的反应，巧妙的“过人”技术，常给敌方极大威胁，技术全面，堪称高手。可惜，当年在端华还没修完半个学程，因不习惯校方对学生过于强调思想教育，忽略学术和技能的培养，而中途辍学。他的离开，是“燎炬班”男篮的重大损失。闻说他回乡后，更获名师指点，球技精进，成为当地代表队的一员猛将。

我们大伙在校队期间，除练球外，还经常学习和开会，彼此交流心得和经验，日子过得相当充实和富有意义。当年校队的正队长是陈世杰，副队长是叶炜烘，都是专修第一届同学。陈世杰人高马大，叶炜烘魁梧勇猛，端华男篮

校队有他俩坐镇，稳如泰山。加上黄绍华、蔡亲湖、郑汉民、黄国瑞、曾君武几位猛将助阵，实力堪比外界社团，特别在江景浩老师悉心指导下，整体技术获得长足进展。

日子匆匆过去，大概过了半个学期，一次偶然，我和宏楚结识了棉华日报的几位朋友。那一天，我们的班长邝春同学带领我们到棉华报社参观。邝春在进入端华之前，曾是棉华报社排字部的职工，人缘甚佳，交游广阔，从编辑部到排字部、营业部和印刷机房，都有知心好友。在他介绍下，我们认识了棉华篮球队助理教练李安大哥。

当年，李安在编辑部任校对组长。后来我曾与他在同一小组里共事多时。他为人慷慨大方、热情好客、待人和蔼、性格开朗。更难得的是工作认真、勤奋好学，对文学、诗词深有研究，根底颇深，而处事十分低调，从不高谈阔论，也不显山露水，长年累月在岗位上默默耕耘、埋头苦干。因此甚受同事们的敬重。他从小在越南成长，那里是他的第二故乡，也是他心中的最爱。后来报社被勒令停刊，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事，秘密投奔南越战区，为第二故乡献出青春。这是后话。

却说当天李安大哥热烈欢迎我们的到访，当他知道我与宏楚都是篮球爱好者时，格外高兴，亲切邀请我俩参加报社篮球队，并不厌其详地给我们介绍这支球队的概况和他心中的“宏图大计”。盛情总是难却，我俩经数周考虑后，决定离开学校代表队，正式加盟棉华。因为感觉到，在棉华篮球队这个新环境里，更有条件和空间发挥我们的潜力。

我们未经体育处批准便私自离队，在当年，这是违犯纪律的。奇怪的是，并没有遭到批评和处分，心中不免留下难解的疑团。直至后来参加棉华日报工作，才知道棉华日报的潘丙社长比端华学校的训导主任刘明哲在“柬华社会”里的“地位”更高，“影响力”更大，怪不得我们能平安地“逃过一劫”。

说起棉华篮球队，原本除身材高大的体育记者杨景新外，还有采访主任周德高、地方版记者曾剑华、营业员黄大利、机房组长利家伟、报社公关组长马桂阳、主笔杨文……等。我们两位年轻人的加入，让这支队伍增添了新生力量。不久，交游广阔的周德高又邀请到李文桃、

正是：忆队友，鲜活往事有多少；藉球赛，友谊桥梁通四方。

## （五十）

风华正茂 青年学子施抱负  
历练多方 进步报社育英才

杨文德、陈创义、林德大等几位年轻好手加盟，棉华篮球队至此拥有较为整齐的阵容。他们当中除林德大是一位中、柬双语的出色教师外，其他三位都是柬埔寨大学生联合会的精英分子，龙奈政变后，在大学生联合会主席福财的影响下，先后投奔战区，为丛林革命的伟大事业奉献宝贵的青春。棉华篮球队全盛时期实力相当可观，虽不敢自夸人才济济，却也锋、卫齐全，实力均衡。中锋杨景新高大威猛，后期发行部负责人陈志兄的大公子，也是端华男篮校队主力陈一心“为父争光”，为“棉华”效力，职司中锋，更如虎添翼；杨文德、陈创义、倪宏楚个个身强力壮，弹跳力好，善于控制篮板球，全属镇守后卫最佳人选；林德大、李文桃和我，在前锋位置上轮番上阵。大家相敬如宾，凡事互相谦让，从不争强好胜，故多年来合作无间，相处融洽。

这支队伍曾代表报社南征北战，构筑友谊的桥梁。桔井、磅针、柴桢、喷吓、实居、禾堂、实广……等大小城镇，都曾留下我们的身影和足迹，遍播友谊的种子。棉华访问团所到之处，当地侨胞的欢迎场面总是热火朝天。在历次访问中，潘社长都被邀请发表讲话。每次精彩绝伦、娓娓动听、充满感性而富有意义的讲话，不但获得侨胞们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，更让侨胞们感受至深。

棉华篮球队成立后，多次参加“全柬杯”锦标赛和社团间的友谊赛。在“全柬杯”的赛事中，由于强队如云，不免相形见绌，最好的战绩也只是进入第三轮，就遭强敌淘汰。但在社团间的竞争，却不失一席之地。除华光、艺联几个体育会外，面对其他社团，棉华都有信心与之争一日之长短。曾记得，当年华光体育会组织社团“八强赛”，参加队伍除主办单位外，还有东方、职工、艺联、联友、工学、棉华、工商等。在分组赛中，棉华队曾以悬殊比分轻取兄弟报社工商队，而面对职工和东方，仅以三、四分之差饮恨沙场。而另一小组，华光队轻骑过关，先后勇克联友、工学和艺联，最后与职工队争夺桂冠，华光由于拥有多名来自堤岸精武体育会的高手，一路过关斩将，终把职工队拉下马。

在潘丙社长领导下，棉华篮球队最主要的宗旨是发展和促进与各地侨胞的友好关系，建立和加强兄弟社团间的深厚友谊。

专修毕业典礼一结束，我们“燎炬班”三十位同学个个怀着兴奋的心情，收拾行装，准备踏上新的征程。大多数同学在训导处安排下，走上教师岗位。学习成绩好，工作能力强，固然倍受重视，而思想先进、品德优良，更成为重点培养对象，在各自领域担负重职。

邝春、钟兴盛、林汉雄、林和池、魏汉荣、刘美鸾等同学先后被分配到喷吓广育、磅针培华、柴桢华侨、暹粒中山、金边广肇惠等中学负责部务工作。王月卿、曾茜薇两位女同学因父亲在端华任职多年，已届退休年龄，特准女承父业，留校服务。其他从事教育工作的还有萧楚芬、杜惜芝、陈绮玲、张丽明、陈素粧、梁美琴、余光辉、赖隆兴、张振加……等。

当年我们毕业时，中国大陆正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华侨回国省亲时，一袋袋麵粉、一桶桶猪油、一箱箱旧衣服，随身携往接济国内亲友，中国人民当年生活的困境可想而知。而就在当时，周勤秀、郭淑贞、王淑娟三位女同学不顾家庭反对，放弃舒适生活，毅然回国升学，这种热爱家乡、热爱祖国、热爱中华文化的精神，令同学们十分感动。可惜几年之后，一场血腥的文化大革命让他们改变了人生的轨迹。乘着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，淑贞飞往香港，淑娟也移居加拿大，重新开创自由的新生活。

同学中，也有几位家庭环境好，父辈留下庞大大家业，必须继承，“只好”从商，负起新一代商人重责。

而我与倪宏楚、倪万安、黄慧卿、陈杏萍等同学，为了多学一门外语，而报考“拉达那

基里”柬文补习学校。在柬校进修一年多后，宏楚因父亲年事已高，不得不下海经商。慧卿和杏萍两位女同学以优异成绩考进“中华医院”当护士。当年“中院”实习护士月薪只有三、四百柬元，艰辛的工作并非人人都能胜任，低微的收入，更非人人都愿意接受，她们却怀着一颗爱心、不怕脏、不怕苦，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到最后的最后日子，真是难能可贵。至于王安也在好友多番鼓励和劝导下，最后改变初衷，跟着大伙执起教鞭。至于我毕业后抱着学好“外语”的理想走进柬校，可惜半途而废，一事无成。直至1964年底，在棉华日报总编辑林永青兄的安排下，于翌年元旦，正式进入棉华日报编辑部当资料员。

在棉华编辑部上班后，我才发现棉华日报与端华中学有着深厚渊源。端华是柬埔寨华文学校最高学府，棉华是柬华社会最负盛名的进步报社。彼此联系密切，人才交流频繁。

张裕厚老师是柬华新闻界的老前辈，曾在现实日报担任编辑，更是棉华日报创刊的重要负责人之一。端华开办专修班时，张老师使命所驱，挑起专修第一届班主任重担，兼授语文学科并任思想指导的导师。林超泉老师本是棉华日报编辑部中才华洋溢的人才，因工作需要，放弃原有职位，前往端华担任教务委员兼授专修班语文课。而端华历届毕业生进入棉华工作者不计其数。棉华已成为这些年青人锻炼和成长的极佳场所。

专修第一届毕业生张允隆和李文凤两位同学，曾在棉华工作过。允隆负责柬新闻翻译工作。既翻译柬新社新闻稿，又收听电台，繁重的工作量压得他难以清闲，但他是一位富有责任心的人，在岗位上默默耕耘，毫无怨言。他精通中柬双语，所译文稿简易明透，深获领导赞许。他也是赤柬的地下人员，长期以商人身份潜伏金边。赤柬占领金边时，他也随着胜利的队伍荷枪出巡，威风凛凛。当年允隆的家与家岳住所隔街相望，他的戎装出现，令人惊讶！但也完全可以理解。当年，左倾思潮泛滥成灾，不少和允隆同学一样的专修生在训导处影响下，被左派势力吸收，秘密参加革命工作，成为“华运”或赤柬的人员，走上丛林革命的道路。而允隆同学在大逃难浪潮过后，多年音讯断绝，不知行踪。只能祝福他平安康健，得免于赤柬的清算。至于李文凤同学在我进入棉华时，经已离职，据说我负责的资料室曾是她

工作过的地方。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，好铁经已成钢，学校当局特召回训导处工作。后来听说她由于表现出众，得到最高领导的重视和培养，成为该领导机构的一员幹将。

吴文兴和张锡荣两位同学都是班里的优秀生。他俩柬文、柬语都有一定造诣，进入棉华后，被安排在记者组工作。文兴毕业于专修第四届，曾以“吴喜”笔名撰写新闻稿。由于刻苦努力，成绩突出，深获其组长周德高器重，安排负责采访官方新闻。他年轻有为，充满朝气，对美好未来无限憧憬，是报社领导特意培养的接班人。龙奈政变后，随着革命的洪流走进战区。所幸后来能逃出生天，如今在美国颐养天年。锡荣是专修第五届毕业生，在记者组负责采访侨校、侨团、侨社新闻。由于涉足范围广，见识多，做人处事十分练达老到。他心胸广阔，谦逊有礼，善于交际，人缘极佳，工作脚踏实地，不好高骛远，分析能力强，看问题有其独特见解，决不随波逐流，从不高谈阔论，平实中令人有一种亲切感。金边沦陷前，飞往港澳发展。闻说如今已开创出一片新天地。

陈国强和陈裕坤初中毕业后在校方推荐下，先后进入棉华。国强同学负责收听中新社电台，这项工作难度不高，工作量却很大，必须格外耐心和坚持，国强做得可圈可点，甚获领导层好评。裕坤同学进入报社后，一直在校对组任职。这是一个富有人情味、充满欢乐、温馨和青春活力的小组，组长李安大哥为人豪爽大方，乐于助人，是大家的好领导。裕坤平时虽沉默寡言，但有时谈起话来，也显得幽默风趣。在长期接触中，对他敏锐的嗅觉和透彻的分析能力，十分欣赏。曾记得，当年文化大革命期间，报社一些较为激进的工友，掀起一场“茶壶里的风波”，互相批评的大字报贴满楼梯的墙壁。裕坤看不过眼，也拿起一张白纸，写了十六个大字：“吹毛求疵——小题大做，脱裤放屁——多此一举”。在那红色浪潮滚滚的年代，如此举措实属大胆。最后，我们温和的潘社长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也来一张小字报，四两拨千斤，把一场“轰轰烈烈”搞得满社风雨的事件，轻易地化解于无形之中（由此可见我们社长“功力”之深厚，他为人处世的风格令人十分折服）。

1967年开春，郑映明、陈创仁、胡忠诚、羊芳华、高觉细……等近十位专修班同学在端华训导处推荐下，先后进入棉华工作。可惜，

时局已逐渐恶化，中柬两国近十年的蜜月期，  
已经过去，两国关系渐入低谷，报社终于在当  
年9月13日被勒令查封。这些同学也因报社的  
停刊而失去一次锻炼的机会。

至今回忆往事，年轻时代的是非曲折实是  
难以定论。但在棉华日报近三年的难忘日子，  
却给我留下永远美好的记忆。

正是：风华正茂，青年学子施抱负；历练  
多方，进步报社育英才。